

# 小说的表情

□陈力娇

在萧红文学学院第十三届青年作家研习班上,我给学员讲了《小说境地的无限畅游》,其间以重要的位置提到了小说的语言,现在我还是忘不了小说的语言,因为她是一只鸟儿的翅膀,有了它,才成就了一次次遥远的奋飞旅程。

小说语言虽不是小说的心脏,但却有着心脏般的作用。读一篇小说,语言是征服我们的第一要素,语言好,我们进得去,语言不好,掉头就走,里面再好的戏也不想光顾。为什么?因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心灵着装,确切地说是不需要这样长的文本,那么语言在这里我姑且把她叫作小说的表情。

小说的表情其实就是人的容貌,容貌好,俏丽无比,如兰可爱,万事可优先;相反,貌不出众,颜值吊诡,看一眼都是损失,就成了老大难,可见小说这个圣女是何等的矫情与不尽人意。

我读小说首先注重的就是语言,先读三句,再读一段,基本就知道作者的文学造诣有多深,和这篇小说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这不是武断清高,也不是自恃狂傲,而是时代信息太多,人们太忙,时间太紧,谁愿意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风雨同舟。

那么怎样才能让头三句或头一段的文本抓住读者的心,使读者一进来就兴致盎然,争先恐后,迫不及待,成了每一个写作者必过的难关。这要从什么是小说的语言说起。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小说的语言,我会不打折扣地回答,在一篇小说里,你看到的语言都不是小说的语言。这样说肯定会有人提出异议,不是语言难道是石头?当然不是石头,是比石头有一些温度的方块字,但绝不是语言。

由此我给小说的语言下了个定义:小说的语言是看不见的,是状态的,是色彩的反光,是水流上方的风向,是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关系,是个人性格的暗藏,是你塑造的小说世界最美丽的霓裳。

我这样说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说得扑朔迷离,但我会坚定地认为,这就是小说语言的定向,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小说里运用的文字,充其量就是文本的元素和材料,是你大兴土木的一切有形的物质准备,当然

这也必不可少,但绝不是你预想架构的成品的美丽宫殿。

小说世界的头头兵就是语言。这个美丽的圣女不是轻易能接近的,她需要呵护和爱恋,稍不留神她就会选择了你却又抛弃了你,就会笼络了你又戏谑了你,让你想离开又舍不得,想获得又云里雾里。总之,她希望的都是你达不到的,你达到的都离她渐行渐远,所以说语言的把握是个长期的任务,是个不断改进和修缮的过程,由此我们的前方永远有一个灯塔,像《灯塔看守人》一样心里蓄积着巨大的力量,这就成了几千年来写作者们追寻的那抹独特的光亮。

而之所以说她是状态的,是因为她躲藏在文字的背后,她总在化妆,顾影自怜,准备着隆重的出迎;之所以说她是色彩的反光,是因为她不是直接的,是含蓄的,晨曦与晚霞的微光里她会更美丽一些;之所以说她是水流上方的风向,是因为风动她才动,水流是她的表象,妩媚而婀娜才是她的实质;之所以说她是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勺子就是勺子,船橹就是船橹,勺子和船橹风马牛不相及,她却要知道勺子与船橹如何能进入“洞房”;之所以说她是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三岁的儿童和耄耋老人不可同日而语,火爆的脾气不会风和日丽;之所以说她是你塑造的小说世界最美丽的霓裳,是因为她是五彩缤纷的,一件一件妙不可言的婚纱她从不惧多。

小说语言在她出炉前是我们“疑似情人”。我们为之效劳,为之倾尽情感,为之掏空所有的取悦,就是想让她发给我们一张通行证,与她为伍,成为我们自由出入小说世界的门票。我们想通过她让我们的恋情有始有终,让我们获得资格成为小说世界的主人和传承者。

如果语言不过关,我们就是侥幸进入她的领地也会心虚,也会早晚被宣布出局,或者靠故事和情节及小说的其它元素苦撑门面。诚然这些补救的办法短期内可能帮你的忙,却不能永远地为你护短,当有一天你丧失了后者,可能更会捉襟见肘煎熬至极,小说圣女也会与你解除盟约,一场恋情绝然断送。 小说语言是我们在小说世界

腾云驾雾的金箍棒。有了她,我们才能如孙悟空,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心应手,屡战屡胜,无所不游历。我们才能有精力去攻克小说世界其它的坚固堡垒,但没有语言这个入场券,我们便没有机会搏击进取旗开得胜。

小说语言又是我们童年捉迷藏时最大的赢家。她其实早就在前方等着我们,或者说我们的头脑里早就有她的一席之地,她使尽解数与我们周旋,东躲西藏,斗智斗勇,不得已才真灵显现。而一旦她出来后,她也就全面溃败,因为我们在某一个深而不见底的洞穴里找到了她,找到了她她就不重要了,对人类而言已经拥有的东西还重要吗?这是人类的本性,曾经的欲求变成已有,器重就会烟消云散。也就是说,当你俘虏了她,她就失去了自身价值,语言在你的小说里便视而不见了。

最大的技巧是无技巧,是出神入化,是炉火纯青,是你与你的语言融于一身。

最佩服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叙述,匈牙利《恶童日记》的作者,她开创了小说世界独立的文本庄园,她的语言是内里的,不用探索,对她来说是语言找她而不是她找语言,她的语言是原发的,是森林里长出来的美丽的毒蘑菇,别人吃不得,吃了必死无疑,她自己吃得,越吃越鲜活。

最佩服《断背山》作者安妮·普鲁的语言,像一个老僧带领我们入定,用她的智慧和气息告诉我们来路和去路,人类的希望和前程。她和雅歌塔,开始就生长在小说世界里,携带着她们的灵魂,一点点滋生,用她们的气质和魂魄与小说圣女打了个平手仗,然后又握手言和,相拥相抱,为小说世界树起了一座难以攀越的山峰。

小说语言又是温婉的,女性的,漂亮的,娉婷的;但也是凝重的,不可重复的,只属于你自己的,亲切人心又无限纯粹的天籁般表情。我为小说语言打造了大半生,特别想为自己赢得一件称心的质别有特色的花衣裳,让我在读者面前憨憨实实地美丽一番,为我也为你,为小说也为心灵,去攀跃险峰高山,形成笔底微澜,流淌在文学的峡谷溪涧,一次次远行。

## 通往书店的火车

□徐亚娟



在这座城市最冷的季节里,复兴号列车悄然而至,京哈高铁全线贯通。运行在这条线路上的列车承载了无数远行的梦想,复兴号列车让我的城市距离世界更近了,距离北京更近了。此时此刻,我想念的那座鲁迅书店,离我更近了。

底哪一份更多。

无论如何,冬日的鲁迅书店,我们重逢了。

令我惊喜的是,我和赵衡老师几乎是一样的着装风格,她身着一件深红色毛衣外边搭了一件黑色外套,我是一件橘红色毛衣外边搭一件黑色的披肩。我们彼此祝福,她亲切地在她的赠书上写下了“谢谢远道赶来!”

还是来的那列火车,还是那个铺位,就着昏黄的灯光,我读完了赵衡老师和母亲杨苡先生主编的那部《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久久不眠。

2019年12月28日晚上9点,摄氏零下25度的严寒里,我登上了哈尔滨开往北京的列车。坐上一趟运行时间为11个小时的普通列车,夕发朝至,去北京,去鲁迅书店参加“戴乃迭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活动。

说话来也长,话也短。赵衡是我喜欢的画家、学者,多年来读赵衡老师的文章,读赵衡老师的画,在她的笔下,熟识了她的百岁母亲杨苡,她的舅舅和舅妈,已故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先生。是他们把《呼啸山庄》带给中国,是他们把《红楼梦》和《鲁迅全集》带给世界。在赵衡老师的笔下,那些一个世纪以来闪烁在星空的大师们,就像我们尊敬的老邻居朋友,他们生动质朴,他们在袅袅炊烟里家长里短谈笑风生。赵衡老师用简洁的线条勾画出生活的云淡风轻,淡雅中洋溢着欢喜,欢喜中流淌着暖意。就是在这些文字和画作里,我幸会了深深敬仰的他们。

赵衡老师在鲁迅书店为舅母戴乃迭先生举办“戴乃迭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这似乎是我期待了很久的一次活动。去那座山水阻隔时时遥望的鲁迅书店,见我仰慕的人,参加我倾心的活动,如此有幸,如此令人欣喜。就像祖上亲人值得纪念的日子,有一份通向天际尽头看不见摸不到却在心底里滑过的忧伤,有一份油然而生的肃然起敬,有一滴不知不觉在心底而生含在眼角的泪,有一份无法述说也不宜描写却在不知不觉中打动自己的情愫。这样特殊的日子也是亲友重逢相互抚慰的日子,我们会在亲人跨越时空的注视中,在安放我们情感的那间朴素的书房里彼此拥抱传递我们文脉相连的关爱。

赵衡老师在鲁迅书店为舅母戴乃迭先生举办“戴乃迭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这似乎是我期待了很久的一次活动。去那座山水阻隔时时遥望的鲁迅书店,见我仰慕的人,参加我倾心的活动,如此有幸,如此令人欣喜。就像祖上亲人值得纪念的日子,有一份通向天际尽头看不见摸不到却在心底里滑过的忧伤,有一份油然而生的肃然起敬,有一滴不知不觉在心底而生含在眼角的泪,有一份无法述说也不宜描写却在不知不觉中打动自己的情愫。这样特殊的日子也是亲友重逢相互抚慰的日子,我们会在亲人跨越时空的注视中,在安放我们情感的那间朴素的书房里彼此拥抱传递我们文脉相连的关爱。

躺在火车硬卧车厢的下铺,一瞬间,我有些理不出来头绪,我不知道是因为期待拜见赵衡老师才千里迢迢远赴北京,还是因为戴先生那双闪烁的大眼睛令我无比牵挂,或者就是因为想念阜城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胡同里那座安静的像一间居家书房般的鲁迅书店。我还真是分辨不出来让我冒着严寒出行千里的动力到底是来自哪里,或者到

从容安静地在窗前小坐片刻,院子里金黄的银杏叶飘落在窗前,身后的书架上还是那些书,是那些不需要费心去甄别,单单看到书名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喜欢会读完会谈谈感想的那些书。恍惚间,就会觉得这里也许就是先生曾经写作过的书斋,那凝重的气息分明还在,一直都在。

和相约赶来送行的友人坐在咖啡厅里,倚靠在书架上那些随手就可以翻阅的《鲁迅研究月刊》中间,我们聊起彼此烟熏火燎家长里短的日子。

胡同里路灯泛着昏黄的

暖意,夜色掩盖了远处令我这

外乡人眩晕的高楼大厦。

距离书店300米的护国寺小吃店,那里的红豆粥和麻酱烧饼

带给我实实在在的北京味道。

火车上,卧铺车厢的下铺,我打开了从鲁迅书店购买的《渡尽劫波——周氏三兄弟》这本书。

此时此刻,夜色中的鲁迅书店或许已经睡去,在我心里却始终亮着一盏灯。



本文图片为徐亚娟摄

11

黑龙江日报

2021年2月21日 星期日

周末

天马

力量,这就成了几千年来写作者们追寻的那抹独特的光亮。我们的前方永远有一个灯塔,像《灯塔看守人》一样心里蓄积着巨大的语言的把握是个长期的任务,是个不断改进和修缮的过程,由此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版式:杨铭  
(0451-84655106)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王焕堤《小街往事》  
水彩画 47×33cm

## 大森林的诗意图轮

□邢海珍

在人类发展史上,森林是一个永续不断的话题,生态精神、环保意识是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大事,是文学艺术的内在精神质地所不能缺少的因素。尤其是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时刻,“森林”更成了文学和诗歌深入关切的大主题。吴宝三的许多诗歌都是以大森林为题材的,是继傅雷之后的新一代森林诗人。

吴宝三的故乡兰西县榆林镇,位于曾经哺育了萧红的呼兰河畔,这片文学的沃土之上,当年曾有王书怀、满锐、宋歌、李世昌等一批诗人为新生活而倾情歌唱,形成了一股诗歌的热潮。1963年吴宝三在小兴安岭林区参加工作,《东北林业报》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歌,从此他的诗歌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了大量诗歌作品。

吴宝三在写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诗《雪,落在兴安岭》中,表达了深切的“兴安”情怀,诗中已经暗示了过度砍伐所造成生态失衡与林业危机。改革开放初期,吴宝三的诗歌进入成熟和精进的阶段,他在新诗传统的乡土情怀基础上有所创新,较为准确地传达了自我感受。在《海,我期冀会合》一诗中,诗人抒发了独到而深切的情感,抒写了“林海”与“大海”的关系,把林业与时代放在发展的情境

之中,看到了危机,发出了与时俱进的呼吁,走出封闭的林业观念,与更大的社会层面融合,体现了全新的生态、环保意识。

吴宝三的诗歌注重感性和意象,走情境化的道路,诗意更加浓郁、更有内涵。这种进步得到了他在北大读书期间的恩师、著名文艺理论家严家炎教授的肯定。

吴宝三的诗常常以小见大,注重在情境中抒情写意,通过意象来寄托自己的情感。《冰凌花》是一首颇具灵性的八行小诗,自然通透,表现出充沛的情感意蕴。诗的描写强化了修辞的力度,在主观化再造的情境中,实现了由物象到意象的变形,把“雪原”比作“宣纸”,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散文的思维模式,有意识地朝着变形和陌生化的方向迈进,开始重视诗的情感张力。

在吴宝三的诗中,通过比喻所进行的诗意图联想富有新意,在《冰灯》一诗中,把冰灯说成是“一盏盏,像盛满星光的帆船,泊在银河的梦境”,拓展了诗的空间,使“冰灯”之美进入到脱俗的境界。《树挂》一诗,连用了七个比喻,在由此及彼的空间驰骋中实现了诗意图升华。清代词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

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吴宝三的诗强化比喻的修辞,就是一种寄托,是追求含蓄的方式。

七十多行的抒情诗《一棵阔叶树的自述》是吴宝三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诗歌代表作,诗作立意高远,语言清新晓畅,情感饱满,有很好的诵读效果。诗所表达的是人生的主题,“阔叶树”是抒情的寄托之物,从诗歌的艺术手法的整体趋向看,是比较传统的抒情言志的方式,如果剥去“树”的物质表象,“自述”就是一首在大比喻覆盖之下的“言志”之诗,非常接近于“直言之”。也正是由于敞开了情怀,有一种淋漓尽致之感,虽不是“一语道破”,但决不是“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的那一类。可以说,这样的诗,还有它自身的弱点。但是,我又喜欢诗的坦荡舒展,或者说这是一种直达心扉、明心见性的写法,诗人与读者的交流没有距离,是推心置腹的“倾诉”。此诗在吴宝三的诗歌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几十年的文学之路上跋涉前行,吴宝三始终不渝地拥抱着森林和树木,森林诗在他心中扎了根。他钟情于森林和大山,森林和大山也没有忘记他,林业人在绥棱林业局建起了一座“吴宝三文学馆”,这是对吴宝三这位森林诗人的褒奖与肯定。



扫码关注天鹅副刊



龙头新闻客户端